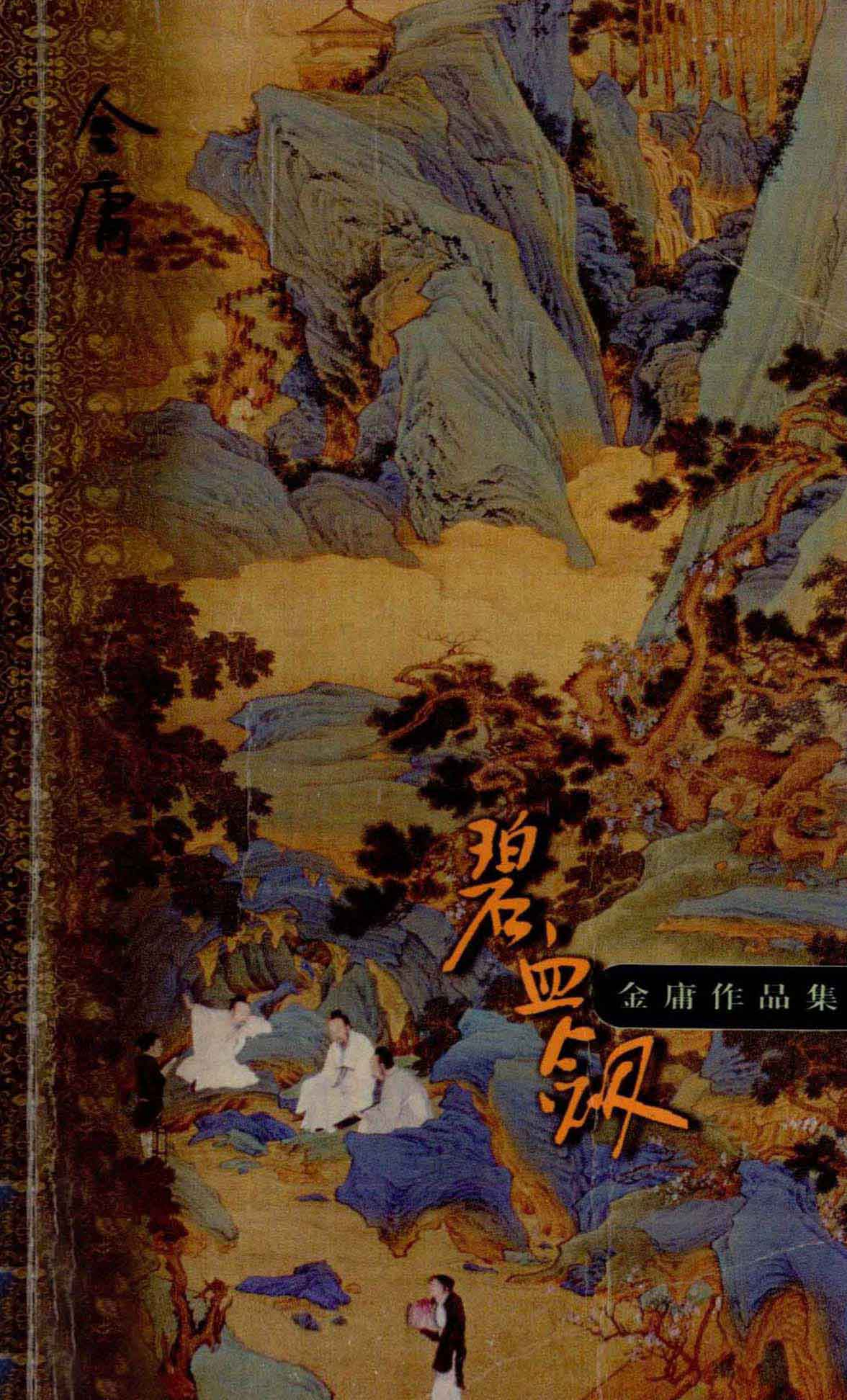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庸

碧血
四劍

金庸作品集



金
庸 著

碧
血
劍

下
集



目 录

-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
头陀席上珍 · · · · · 339
-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
毁炮挫哥舒 · · · · · 367
-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
烛影昭阳宫 · · · · · 391
-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
矫矫舞金蛇 · · · · · 413
-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
铁手拂晓风 · · · · · 439



第十七回	青衿心上意	
	彩笔画中人	· · · · · 465
第十八回	朱颜罹宝剑	
	黑甲入名都	· · · · · 493
第十九回	嗟乎兴圣主	
	亦复苦生民	· · · · · 521
第二十回	空负安邦志	
	遂吟去国行	· · · · · 557
	袁崇焕评传	· · · · · 587
后	记	· · · · · 687



目 录

-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
头陀席上珍 · · · · · 339
- 第十三回 挥椎师傅浪
毁炮挫哥舒 · · · · · 367
-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
烛影昭阳宫 · · · · · 391
-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
矫矫舞金蛇 · · · · · 413
-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
铁手拂晓风 · · · · · 439



第十七回	青衿心上意	
	彩笔画中人 · · · · ·	465
第十八回	朱颜罹宝剑	
	黑甲入名都 · · · · ·	493
第十九回	嗟乎兴圣主	
	亦复苦生民 · · · · ·	521
第二十回	空负安邦志	
	遂吟去国行 · · · · ·	557
	袁崇焕评传 · · · · ·	587
后	记 · · · · ·	687





青青剑招变幻,突然之间,使的尽是虚招。西洋剑术中虽然也有佯攻伪击之法,但决没有如这般数十下尽是虚招的。那葡萄牙军官心中暗笑:“果然是女孩儿家,只会玩玩花巧。”

第十二回

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

袁承志和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押着铁箱首途赴京。程青竹与沙天广豪兴勃发,要随盟主到京师去逛逛。袁承志见多有两个得力帮手随行,自是欣然同意。又见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,再无反叛之意,便给他治好了身上伤势,洪胜海更是感激。

一行六人扬鞭驰马,在一望无际的山东平原上北行。这一带都是沙天广的属下,进入北直隶后是青竹帮的地界,自有沿途各地头目隆重迎送。青青见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,心中得意非凡,本来爱闹闹小脾气的,这时也大为收敛了。

这天来到河间府,当地青竹帮的头目大张筵席,为盟主庆贺,作陪的都是河间府武林有名之士。酒过三巡,众人纵谈江湖轶闻,武林掌故。

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:“程帮主,再过四天,就是孟伯飞孟老爷子的六十大寿,你不去了吧?”程青竹道:“我要随盟主上京,祝寿是不能去了。我是礼到人不到,已备了一份礼,叫人送去保定府。”沙天广也道:“兄弟的礼也早已送去。孟老爷子知道我们不到,必是身有要事,决不能见怪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动:“这盖孟尝在北五省大大有名,既是他寿辰在即,何不乘机结交一番?”说道:“孟老爷子兄弟是久仰了,原来日内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庆,兄弟想前去祝贺,各位以为怎样?”众人鼓掌叫好,都说:“盟主给他这么大的面子,孟老爷子一定乐极。”

次日众人改道西行,这天来到高阳,离保定府已不过一日路程。众人到大街上悦来客店投宿,安顿好铁箱行李,到大堂里饮

酒用饭。

只见东面桌边坐着个胖大头陀，头上一个铜箍，箍住了长发，相貌甚是威猛，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壶。店小二送酒到来，他揭开酒壶盖，将酒倒在一只大碗里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，双手左上右落，抓起盘中牛肉，片刻间吃得干干净净，一叠连声大嚷：“添酒添肉，快快！”这时几个店小二正忙着招呼袁承志等人，不及理会。那头陀大怒，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，酒壶、杯盘都跳了起来，连他邻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，洒水流了一桌。

那客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跳了起来，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，上唇留了两撇鼠须，眸子一翻，精光逼人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要喝酒，别人也要喝啊。”那头陀正没好气，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，猛喝：“我自叫店小二，干你屁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从来没见过这般凶狠的出家人。”那头陀喝道：“今日叫你见见。”

青青瞧得不服气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去管管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等着瞧，别看那汉子矮小，只怕也不是个好惹的。”青青正想瞧两人打架，不料那汉子好似怕了头陀的威势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算我错，成不成？”头陀见他认错，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来，也就不再理会，自行喝酒。那汉子走了开去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又回来。袁承志等见没热闹好瞧，自顾饮酒吃饭。突然一阵风过去，一股臭气扑鼻而来，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。袁承志一转头，只见头陀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把便壶，那头陀竟未察觉，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向青青使个眼色，嘴角向头陀一努。青青一见之下，笑得弯下腰来。

大堂中许多吃饭的人还未发觉，都说：“好臭，好臭！”那瘦小汉子却高声叫道：“香啊，香啊！”青青悄声叫道：“这定是那汉子拿来的了。他手脚好快，不知他怎么放的。”

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，伸手去拿酒壶，提在手里一看不对，赫然是把便壶，而且重甸甸的，显然装满了尿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反手一掌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，翻了一个筋斗。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：“好酒，好酒！香啊，香啊。”才知是他作怪，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。那汉子早有提防，他身法滑溜异

常，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，已躲在头陀身后。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，尿水四溅。众人大呼小叫，纷纷起立闪避。

那头陀怒气更盛，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。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。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。大堂中乱成一片。众人早都退在两旁。

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，头陀拳打足踢，始终碰不到他身子。过不多时，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。碗筷酒壶掉了一地。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，不住向头陀掷去。头陀吼叫连天，接过回掷。两人身法快捷，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。

打到后来，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。那汉子不再退避，拳来还拳，足来还足，施展小巧功夫和头陀对打起来。头陀身雄力壮，使的是沧州大洪拳，拳势虎虎生风。那汉子的拳法却自成一家，时时双手两边划动，矮身蹒跚而去，模样十分古怪，偏又身法灵动。

青青笑道：“这样子真难看，那又是什么武功了？”袁承志也没见过，只觉他手脚矫捷，模样虽丑，却自成章法，尽能抵敌得住。程青竹见多识广，说道：“这叫做鸭形拳，江湖上会的人不多。”青青听了这名称更觉好笑，见那汉子身形步法果然活脱像是只鸭子。

那头陀久斗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突然跌跌撞撞，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，东歪西倒，宛然是个醉汉，有时双足一挫，在地上打一个滚，等敌人攻到，倏地跃起猛击。他又滚又翻，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，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，也有不少沾在衣上。

斗到分际，头陀忽地抢上一步，左拳一记虚招，右掌“排山倒海”，直劈敌人胸口。那瘦小汉子知道厉害，运起内力，双掌横胸，喝一声：“好！”三张手掌已抵在一起。头陀的手掌肥大，汉子的手掌又特别瘦小，双掌抵在头陀一掌之中，恰恰正好。

两人各运全力，向前猛推。头陀左手虽然空着，但全身之力已运在右掌，左臂就如废了一般，全然无力出招。双方势均力敌，登时僵持不动，进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，均知谁先收力退缩，不免立毙于对方掌下，但如此拼斗下去，势不免内力耗竭，两败俱

伤。两人均感懊悔，心想与对方本无怨仇，只不过一时忿争，如此拼了性命，实在无谓。再过一阵，两人额头都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来。

沙天广道：“程老兄，你拿叫化棒儿去拆解一下吧，再迟一会，两个都要糟糕。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一人没这本事，还是咱哥俩儿齐上。”沙天广道：“好，不过这两个胡闹家伙性命虽然可保，重伤终究难免。”正要上前拆解，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来吧。”缓步走近，双手分在两人臂弯里一格。头陀与汉子的手掌倏地滑开，收势不住，噗的一声，三掌同时打在袁承志胸上。程沙两人大叫：“不好！”同时抢上相救，却见他神色自若，并未受伤。原来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，这两人正在全力施为，一股内力逼回去反打自身，必受重伤，因此运气于胸，接了这三掌，仗着内功神妙，轻轻松松地把掌力承受了。

头陀和那汉子这时力已使尽，软绵绵地瘫痪在地。程青竹和沙天广扶起两人，命店小二进来收拾。袁承志摸出十两银子，递给掌柜的道：“打坏了的东西都归我赔。许多客人还没吃完饭，你照原样重新开过，都算在我帐上。”那掌柜的接了银子，不住称谢，叫齐伙计，收拾了打烂的东西，再开酒席。

过得一会，头陀和那汉子力气渐复，一齐过来向袁承志拜谢救命之恩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不必客气。请教两位高姓大名。两位如此武功，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了。”那头陀道：“我法名义生，但旁人都叫我铁罗汉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在下姓胡名桂南。请教高姓大名，这两位是谁？”

袁承志尚未回答，沙天广已接口道：“原来是圣手神偷胡大哥。”胡桂南见 he 知道自己姓名和外号，很是喜欢，忙道：“不敢，请教兄长尊姓大名。”

程青竹把沙天广手中的扇子接过一抖。胡桂南见扇上画着个骷髅头，模样可怖，便道：“原来是阴阳扇沙寨主，久慕寨主之名，当真幸会。”跟着又见到倚在桌边的一根青竹，他知道青竹帮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节多少分地位高下，这枝青竹竟有十三节，

那是帮中最高的首领了，就向程青竹一揖，说道：“这位是程老帮主吧？”程青竹呵呵笑道：“圣手神偷眼光厉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位不打不相识。来来来，大家同干一杯。”

众人一齐就坐，胡桂南与铁罗汉各敬了一杯酒，道声：“莽撞！”铁罗汉笑道：“也不知从哪里偷了这把臭便壶来，真是古怪！”众人一齐大笑起来。

胡桂南知道程、沙二人分别是北直隶和山东江湖豪杰首领，但见二人对袁承志神态恭敬，此人刚才出手相救，内功深湛，必是非同小可之人，只是未通姓名，也不敢贸然再问。他本来生性滑稽，爱开玩笑，这时却规规矩矩的不敢放肆。

程青竹道：“两位到此有何贵干？胡老弟可是看中了什么大户，要一显身手么？”胡桂南笑道：“兄弟在程老前辈的地方不敢胡来。我是去给孟伯飞孟老爷子拜寿去的。”铁罗汉一拍桌子，叫道：“何不早说？我也是拜寿去的。早知道，就打不起来了。只不过你在孟大爷的酒筵之上，可别又端一把臭便壶出来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程青竹笑道：“那好极啦，我们也是要去给孟老爷子祝寿，明日正好结伴同行。两位跟孟老爷子是好朋友吧？”

铁罗汉道：“好朋友是高攀不上，但说来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。只是近年来我多在湖广一带，少到北方。倒有八九年不见啦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那么罗汉大哥还得给我引见引见。”铁罗汉奇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识孟大爷么？那又给他去拜什么寿？”胡桂南道：“兄弟对盖孟尝孟大爷一向仰慕得紧，只是没缘拜见。这次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物，便想借花献佛，作为寿礼，好得会一会这位江湖闻名的豪杰。”铁罗汉道：“那就是了。别说你有寿礼，就是没有，孟大爷还不是一样接待。谁叫他外号盖孟尝呢？哈哈！”

程青竹却留了心，问道：“胡老弟，你得了什么宝物啊？给我们开开眼界成不成？”沙天广也道：“寻常物事哪会在圣手神偷的眼里？这么夸赞，那定是价值连城了。”

胡桂南很是得意，从怀里掏出一只镶珠嵌玉、手工精致的黄

金盒子，说道：“这里耳目众多，请各位到兄弟房里观看吧。”众人见盒子已是价值不赀，料想内藏之物必更珍贵。

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，掩上房门，打开盒子，露出两只死白蟾蜍来。这对蟾蜍通体雪白，眼珠却血也般红，模样甚是可爱，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。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：“刚才我和老兄对掌，要是一齐呜呼哀哉，那也是大难临头，无法可施了。但如只是身受重伤，我却有解救之方。”指着白蟾蜍道：“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，任他多厉害的内伤、刀伤，只要当场不死，一服冰蟾，药到伤愈，真是灵丹妙药，无比神奇。要是中了剧毒，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。”

程青竹问道：“如此宝物，胡大哥却哪里得来？”胡桂南道：“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，病得快死了，见他可怜，帮了他几十两银子，还给他延医服药。但他年寿已到，药石无灵，终于活不了。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，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。”铁罗汉道：“这盒子倒也好看。”胡桂南道：“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，可是拿去送礼，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……”沙天广笑道：“于是你妙手空空，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沙寨主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！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用的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“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，拼斗之时我心中在想，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，我就自服一只冰蟾，再拿一只救他性命。我两人又无怨仇，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，搞出人命大事？”铁罗汉笑道：“那倒生受你了。”众人又都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“总而言之，这两只冰蟾，已不是我的了。”双手举起金盒，送到袁承志面前道：“不敢说是报答，只是稍表敬意。请相公赏脸收下了。”

袁承志愕然道：“那怎么可以？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。”胡桂南道：“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，兄弟非死即伤，这对冰蟾总之是到不了孟老爷子手中啦。至于寿礼嘛，不是兄弟夸口，手到拿来，随处即是，用不着操心。”袁承志只是推谢。胡桂南有些

不高兴了,说道:“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,又不肯受这冰蟾,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,嫌脏不要么?”袁承志道:“胡兄说哪里话来?适才匆忙,未及通名。小弟姓袁名承志。”

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胡桂南道:“原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,怪不得如此好身手。袁大爷率领群雄,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,天下无不景仰。”铁罗汉道:“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,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。”众人愕然不解。青青道:“为什么打自己耳光?”铁罗汉道:“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,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,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。”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

袁承志道:“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,兄弟却之不恭,只好受了,多谢多谢。”双手接了过去,放在怀里。胡桂南喜形于色。

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,过了一会,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。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,遍体晶莹,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,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,放在桌上,登觉满室生辉,奇丽无比。胡桂南吃了一惊,说道:“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,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。只怕只有皇宫内院,才有这般珍物。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?真令人大开眼界了。”

袁承志笑道:“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。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,明儿到了保定府,作为贺礼如何?”胡桂南惊道:“那太贵重了。”袁承志道:“这些赏玩之物,虽然贵重,却无用处,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。胡兄快收了吧。”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。他和铁罗汉见袁承志出手豪阔,心中都暗暗称奇。

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,众人先在客店歇了,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。

孟伯飞见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帖,忙亲自迎接出来。他早知袁承志年轻,还道必有过人之处,此刻相会,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,形貌平庸,不觉一愣,老大不悦,心想:“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,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?”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,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,于是和大儿子孟

铮、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，迎了进去，互道仰慕。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，须发如银，虽以六旬之年，仍是声若洪钟，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，想是武功深厚。两个儿子均在壮年，也都英气勃勃。

说话之间，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不以为然，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，他都故作不闻，并不接口。过了一会，又有贺客到来，孟伯飞说声：“失陪！”出厅迎宾去了。青青心道：“这人号称盖孟尝，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？原来是浪得虚名。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，就不来给他拜什么寿了。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？”

家丁献过点心后，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。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，赞叹不绝。见袁承志等进来，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：“袁兄、夏兄送这样厚礼，兄弟如何敢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老前辈华诞，一点儿敬意，太过微薄。”

众人走近桌边，只见桌上光彩夺目，摆满了礼品，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马，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，尤其名贵。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。

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，本来颇为不快，但见他说话谦和，口口声声老前辈，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，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，觉得这人年纪虽轻，行事果然不同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，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。

各路贺客拜过寿后，晚上寿翁大宴宾朋。盖孟尝富甲保定，素来爱好交友，这天六十大寿，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。孟伯飞掀须大乐，向各路英豪不停口地招呼道谢。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。位望不高、辈分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。

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，孟伯飞在主位相陪。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、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、永胜镖局的总镖头董开山，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。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，猜拳斗酒，甚是热闹。

饭酒正酣，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捧着一个拜盒，走到孟铮身

边,轻轻说了几句。孟铮正陪客人饮酒,一听家丁说话,忙站起来,走到孟伯飞身旁,说道:“爹,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,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,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。”孟伯飞一愣,道:“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!”揭开拜盒,见大红帖子上写着:“眷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”几个大字,另有小字注着“菲仪黄金十两”,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。孟伯飞心下甚喜,向席上众宾说声:“失陪。”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。

不多时,只见他满面春风,陪着归辛树夫妇、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五人进来。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、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。

袁承志早站在一旁,作了一揖,道:“二师哥,二师嫂,您两位好。”归辛树点点头道:“嗯,你也在这里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,却不理睬。袁承志道:“师哥师嫂请上座,我与剑和我们一起坐好啦。”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,笑道:“好哇,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,别说七省盟主,就是十四省盟主,也好当呀!”言下之意,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,当上七省盟主,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。袁承志微微一笑,也不言语。

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,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,愕然道:“什么盟主?”孟伯飞笑道:“我是随便说笑,归二哥不必介意。”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。众贺客均是豪杰之士,男女杂坐,并不分席。袁承志自与梅剑和等坐在一桌。程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、青青同席。

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。各人喝了三杯后,永胜镖局总镖头董开山站起身来,说道:“兄弟酒量不行,各位宽坐。兄弟到后面歇一下。”归辛树冷然道:“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,心想定在这里,果然不错。”董开山神色尴尬,说道:“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,近日无仇,归二爷何必苦苦找我?”众人一听此言,都停杯不饮,望着二人。

孟伯飞笑道:“两位有什么过节,瞧兄弟这个小面子,让兄弟来排解排解。”说到排难解纷,于他实是生平至乐。董开山道:“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,一向是很敬重的,只是素不相识,不知何

故一路追踪兄弟。”

孟伯飞一听，心中雪亮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。原来一个是避难，一个是追人。这姓董的既然瞧得起我，到了我屋里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。”于是对归辛树道：“归二爷有什么事，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。大家是好朋友，总说得开。”

归辛树不善言辞，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二爷三房独挑单传的儿子，眼见病得快死啦。想求董镖头开恩，赐几粒药丸，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。我们夫妇永感大德。”孟伯飞道：“那是应该的。”转头对董开山道：“董爷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何况是归二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。什么药丸，快拿出来吧！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。”董开山道：“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，只须归二爷一句话，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。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，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。若有失闪，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，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觉事在两难。冯同知一听是贡物，忙道：“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，哪一个大胆敢动？”归二娘道：“哼，就算是玉皇大帝的，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。”冯同知喝道：“好哇，你这女人想造反么？”归二娘大怒，伸筷在碗中夹起一个鱼圆，乘冯同知嘴还没闭，噗的一声，掷入了他的口中。冯同知一惊，哪知又是两个鱼圆接连而来，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登时狼狈不堪。

老英雄张若谷一见大怒，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寿辰，这般搞法岂不是存心捣蛋，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宝形的筷架，用力一拍，筷架整整齐齐的嵌入了桌面之中。

归辛树手肘靠桌，潜运混元功内力向下一抵，全身并未动弹分毫，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，撞向张若谷脸上。张若谷急忙闪避，虽未撞中，却已显得手忙脚乱。他满脸通红，霍地站起，反手一掌，将桌面打下一块，转身对孟伯飞道：“孟老弟，老哥哥在你府上丢了脸了。”说着大踏步向外就走。职司招待的两名孟